

别 样 的 人 生 参 照 和 激 励



六〇年代的青春记忆

清秋子 著

我是老三届

 中国长安出版社

我是老三届

六〇年代的青春记忆

清秋子 著

 中国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老三届：60年代的青春记忆 / 清秋子著. --北京：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107-0390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2734号

我是老三届

—— 60年代的青春记忆

清秋子 著

出版：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（100006）

网址：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：ccapress@yahoo.com.cn

发行：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电话：010-85099947 85099948

印刷：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：16.5

字数：206千字

版本：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7-0390-4

定价：28.80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细节，有时候才是本质。

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，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。

生活粗糙的树皮，要亲自用手摸过，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

那个时代，是我的“山楂树时代”。因此我在本书里，只谈谈知青插队时的细节，大多是讲些寻常小事。我想，那些未经过“暴风雨”磨练的年轻人读了，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；再或许，他们会明白：这世上最畅快的事，是诅咒发誓；而最难办的事，是日常生活。

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。点点滴滴，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——当然也有花儿。

目录 CONTENTS

写在前面的话/1

一、喝生水/1

二、不洗手/2

三、手抓大粪的壮举/4

四、厕所没门儿/6

五、擦屁股用棍儿刮/8

六、华美的蚤子/10

七、抠鞋泥/12

八、他要住厕所/13

九、上炕，上炕/15

十、炕上的伦理/17

十一、中西合璧的墙上装饰/19

十二、人与猪共同的厨房/22

十三、最难舍农家小院/25

十四、房山头/27

十五、猪肉粉条可劲儿造/29

十六、咱家的杀猪菜/32

十七、青黄不接时咋整/35

十八、贵人的与平民的美食/37

十九、缅甸裤与彩色头巾/40

二十、鸡屁眼里抠布票/43

二十一、天堂的路是柏油路/45

二十二、啥叫“日出而作”/48

二十三、那几年基本是白干/51

二十四、念初中念成了废物一个/54

二十五、春耕奏鸣曲/57

二十六、苞米面肚子，的确良裤子/60

二十七、“闰土”再也悠闲不了啦/63

二十八、我在谷垛后仰望星空/66

二十九、场院上的“高尔夫”/69

三十、人人皆知的“王八”/72

- 三十一、他能听懂《山楂树》/74
- 三十二、远嫁的团支书/77
- 三十三、战争遗孤/79
- 三十四、台湾姑娘/81
- 三十五、人大代表老刘头/84
- 三十六、蒋二狗子/86
- 三十七、魏大爷和魏大娘/88
- 三十八、文学是唯一的救命稻草/91
- 三十九、上哪儿去弄到书/94
- 四十、意气风发中学生/97
- 四十一、我演杨子荣/99
- 四十二、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/102
- 四十三、我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/104
- 四十四、这里的军营静悄悄/107
- 四十五、幸福失而复得/109
- 四十六、一生中最美的一觉/111
- 四十七、小镇借宿/113
- 四十八、阳光灿烂的日子/116
- 四十九、一次偶然的中彩/118
- 五十、报社怀疑是“伪作”/120
- 五十一、图书馆是我的大课堂/122
- 五十二、一夜间“百花齐放”/124
- 五十三、听不够的新歌/127
- 五十四、延边访友/130
- 五十五、看众生就像蚂蚁/133
- 五十六、首都之繁华/136
- 五十七、《卖花姑娘》重磅催泪/139
- 五十八、有钱就是大爷/141
- 五十九、解放碑上的“汤瓢”/144
- 六十、“我离贫下中农更近了”/146

- 六十一、巴山人物谱/149
- 六十二、北碚小住/152
- 六十三、在青草坝的自学/155
- 六十四、南京访画/157
- 六十五、好一个上海滩/159
- 六十六、春之涌动/161
- 六十七、集体户的老兄/164
- 六十八、集体户的老妹儿/167
- 六十九、我恨透了张铁生/170
- 七十、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精神/173
- 七十一、“春桥同志说……”/176
- 七十二、边城的欢乐/179
- 七十三、失恋/182
- 七十四、上帝不阻止你审美/184
- 七十五、《朝霞》上最神奇的作品/187
- 七十六、《闪闪的红星》微光一闪/189
- 七十七、无聊的县机关生活/191
- 七十八、《创业》预示了幸福一年/194
- 七十九、“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”/196
- 八十、请来一尊真神/199
- 八十一、命中注定的房间/202
- 八十二、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/206
- 八十三、目睹朝鲜的山河/209
- 八十四、险些当了省台播音员/211
- 八十五、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/214
- 八十六、让我哭瞎了眼睛/217
- 八十七、又在读书/220
- 八十八、死而复生/222
- 八十九、迈进公社大门/225
- 九十、刀锋一样划过的歌声/228

九十一、思想缴械/231	
九十二、小葛妹妹来去匆匆/234	
九十三、唐山大地震那个月/237	
九十四、红日西沉/241	
九十五、司令员的女儿和邻家小妹/244	
九十六、漫卷诗书喜欲狂/246	
九十七、公社书记劝我从政/248	
九十八、我要给她唱《山楂树》/250	
后 记/253	

一、喝生水

下乡前，我是城市孩子，家庭生活还不错，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“娇生惯养”，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，感觉就非常强烈。

首先是，下乡了，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，只能喝生水。水从井里打上来，存在水缸里，渴了，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。

在老乡的观念里，水，就是生着喝的，烧开了喝，等于“脱裤子放屁”。

我下乡8年，只要是在农村待着，喝的就是生水。

农村的井水纯净，问题倒也不大；比较难以克服的是——无论谁，都共用一个水舀子。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？是镀锌板做的，像牛奶锅，带个把儿。也有更简陋的，就是“瓢”，半个葫芦的壳。

一个集体户，如果有10个人，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。这个问题，根本不能去想。

在田间集体干活，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，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，两大桶水，一个公家的水舀子。大家歇气时，想喝就喝，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，这也不能去想。

我们知道，井水再干净，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，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；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，喝一口水，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。这个，也得克服一下。

年轻人易于冲动，向往“革命者生涯”，这很好。但，切·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。

二、不洗手

有朋友看到这儿，可能要说了：“怎么又诉苦？知青去了农村几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，又怎么说？”

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小子们。我们当年痛苦，不是因为“被贬了”、“被涮了”，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——那时候多少是有点“革命豪情”的。那时候的痛苦，主要是因为：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，“两种文化”冲突得太厉害。

“文革”前的城里学童，都还不是妖魔吧，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，比如，要讲礼貌、讲卫生，跟现在差不多。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，要“革命”了，还要触及灵魂，一切都颠倒了过来。

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，是人内心最大的苦。为什么现在的海外留学生，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？就是这道理，留学生们舍不得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。

那时候我们下乡，要过很多关，首先一关，就是“生活关”。在城里一向很讲卫生，老师有时候还检查剪没剪指甲。到农村后，反过来了，越埋汰（肮脏）越革命，讲卫生是资产阶级娇小姐阔少爷作风。具体到行动上，上面已经说了一种——喝生水，每天和40个人接吻。这还不算难受的，更难受的是，“革命”了，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了。

早上当然要洗脸，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。但一天干活很紧张，生产队长一吆喝，心慌慌的，赶紧出工，刷不刷牙不一定，反正早上洗脸时，算是把手给洗了。然后中午、晚上收工回来，又累又饿，还洗什么手，端起碗，拿起大葱、大饼子就吃。

老农民的观念，手上没见到有土，那就是干净。以此类推，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、西红柿，用手擦一擦，再用衣服大襟蹭一蹭，见不到有泥土了，就干净了。放心吃吧，农民的真理是：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”

晕啊！文化冲突太厉害了。

至于上完厕所后，一般也不洗手。因为，按照前理——你的手碰到屎了吗？碰到屁眼了吗？没有。那还洗什么手？

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，那手上、大葱上、生水里，多的是杆菌之类，擦一擦，怎么能擦干净？尤其是，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，没有不得蛔虫的。

啥叫蛔虫？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，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，肚子里就常会有这玩意儿，粉红的，像蚯蚓，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。有时候人拉屎，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。

“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”，这是一句俗语，是说蛔虫聪明，能知晓一个人的心事。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，跟人争营养，长了太多蛔虫的人，就不容易强壮。

小哥们儿，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？那就要准备好肚里长蛔虫哟！

我从农村回到城里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，是回到城里12年后，当时赶紧吃了“肠虫清”，后来就没有了。

年轻的朋友们，如果看我写的这些，你不感到恶心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具备一个“革命者”的潜在素质了！

三、手抓大粪的壮举

说了些蛔虫什么的，怪恶心人的。当然，那时候也并非蛮荒，有治蛔虫的药，俗称“宝塔糖”，是粉红色的、圆锥体的糖块儿，吃了能打虫。价钱也不算贵吧，农村供销社（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）就有卖的。

可是，那时候的农民，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，没多少人买打虫药，太奢侈了。我们知青，也就入乡随俗，硬挺！怕什么肚里的蛔虫？难道比“变修”更可怕吗？

不过，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（糟蹋）东北的老农民，农民也讲究体面，什么屎啊尿的，一般还是敬而远之。只是，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，那就决不能打怵，再肮脏的活儿，也得有人去干。

这一节，我就说说大粪。什么是大粪，就是人粪尿。农村的马、牛、羊，拉屎是随地拉的，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吧，都还不太恶心。可是人粪尿，太臭了，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。人粪尿，在农村叫做“农家肥”，也就是有机肥的意思，农民把它看得比较珍贵。尽管那时候化肥已经普及，但配给的量不够，另外农民也不大相信化肥的肥力，所以对农家肥的使用，非常神圣。

人粪尿是不能直接施到地里的，那样会把庄稼烧死，要和黑土混合起来，放一放，发发酵，然后再用。

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，在我们生产队（自然村），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。香瓜，北京人叫甜瓜，别的地方也有叫金瓜的，是金黄色、带条纹的瓜，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，非常甜。生产队种香瓜，不是给社员吃的，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。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，瓜比粮食卖

得贵，来钱也快，卖瓜可以救急，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。

种瓜，不是现撒籽儿，而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，挖个坑，抓一把“农家肥”垫在坑里，把苗栽进去。

这就得用手抓了。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，人粪尿不那么臭了，但不能仔细闻，也不能细想——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？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，谁能这么干？

当年干完这活儿，回去吃饭时，洗没洗手，忘了。估计是洗了，再革命，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，我们到底是人。

四、厕所没门儿

说起“道在屎溺”，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擦上了，摆不脱，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。

农村是旱厕，没水冲。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，也是旱厕，蹲坑下面一溜沟，里面积满了屎尿，掏粪工人定期来掏。

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，蹲坑下面是一口深埋的大缸，粪由自家攒起来（肥水不流外人田）。这样，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，要满了再掏。

这样就有些问题。一下雨，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，形成一缸粪水，排泄的时候，粪水很容易溅上来。在农村上厕所，得有技巧，怎么“投篮”能避免粪水溅上屁股蛋，你就琢磨吧。

另外，长期不掏粪，那个味儿，“情到浓时情转薄”，别提了！上厕所，得学会憋气。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可惜不是。这样的农村厕所，一低头，整个一“酱缸文化”，里面绿头苍蝇乱飞，还有蛆虫在蠕动……

各位，向往“革命者生涯”的，要硬着头皮看下去哟。

那厕所，很简陋，用几根木头搭个棚子挡雨，四周像是木栅栏，糊了一点泥巴，天长日久，四面漏风，冬天冻屁股。还好，我们那里极端低温很难有零下40度的，所以“家伙儿”还不至于冻坏。夏天嘛，就难免有苍蝇爬得痒痒啦。

农村厕所，还有一大尴尬——没门儿。我们集体户好说，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，男女有别。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。一个也没啥，你总得有个门啊，没门，也没有遮挡物。

上老乡家的厕所，你就得小心，要慢行。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，她会咳嗽一声，你就得赶紧止步、回头。

如果稍一疏忽，恭喜你，可能就会看到艳照。

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，一位特英俊的年轻人，一起去办事，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。走得急了，没注意，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！

撞个正着，不说话吧，太尴尬；说话吧，说啥呀？

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，硬着头皮向前走。要是往回撤，那就更尴尬了——那不成耍流氓（偷窥）了吗？

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，蹲在那儿说了一句：“这农村的厕所，没门哈，多不方便。”

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，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。

五、擦屁股用棍儿刮

继续说“道在屎溺”，这一节说说厕纸。厕纸这玩意儿，南方叫“草纸”，北方叫“手纸”。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，是“没纸”，一概是无纸化作业。

那时候艰苦朴素，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。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，闻所未闻。

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、稿纸、裁开的书页做手纸，这很正常。不过，用之前要揉搓揉搓，避免扎屁股。

在农村，我也坚持用报纸、稿纸擦屁股。有一回，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，问他们怎么擦，有农民告诉我：“棍儿刮呗。”

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，农村遍地都是秫秸（东北语音“树该”），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，随手就能找到。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，劈开，瓢儿是软的，皮儿是硬的，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。一节刮不干净，再掰一节，基本就能解决问题。但是碰到跑肚拉稀，就比较麻烦——对付不了啊。

我觉得挺新鲜，就试着用棍儿刮了几天，总感觉不对，屁眼不干净，痒痒的。最后，还是放弃了。

秫秸是废物，也是自然物，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，降解极快，很环保。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，接受不了。

据我所知，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，也是用棍儿刮。古代的棍儿，是竹木做的，叫做“厕筹”，一片一片的。是南北朝时期，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，到20世纪初才失传，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。

我在农村，也算体会过“厕筹”的滋味吧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进口了日本电影《望乡》，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，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，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。我当时看了想：这样精致的屁股，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。